

我們在海邊散步嗎？
在堆滿了雪的沙灘互相追逐嗎？
我曾在結冰的湖上教你認識一個星座？
在我忘了你的名字之前嗎？

留下的證據如反覆聽過一首歌
即將離開的愛人啊我如何將你安置於童年？
醒來後緊緊握在手心的影子
是沒有實現的諾言很甜
不曾被永恆所稀釋
陷入昏迷的夜裡使我偶然
張開雙眼，卻沒有看見什麼至少無法
阻止愛情發生。我們在書店裡表白彼此嗎？
我曾在夢中模仿你如何帶領我逃離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而我願意
從那個時候開始記得然後逐漸忘記你
每一種頭髮的顏色任性的時刻
枕上那些被抹去的語言
我曾在無人居住的屋裡留下你一個人嗎？

我希望我沒有離開希望我沒有
趕上你消磁的腳步在荒地裡
一邊反悔一邊被強制驅離
自此不再擁有過多的往事值得念舊
純淨的心裡有永恆的陽光
我們已經學會接受自己的健忘
重新相遇之時不會感到尷尬
不要為了輕易愛上一個陌生人感到尷尬

愛上陌生人是快樂的事
快樂得可以抵擋必然之腐敗嗎？
我知道這是會成真的事
你會變得鋒利而我慢慢鈍了
當我們開始抱怨因對方而變得不像自己

尚未決定將你打包不再回收之際
我曾經想不起來任何沒有你的場合嗎？

已經忘掉的事怎能成為教訓？
就算留下證據但無法確定發生過的事我還是想要
重新確認一次在我們不復記憶之前
我曾對你懷有巨大的懷疑
仍冒險前進嗎？

直到對手滿意

——致《鬥陣俱樂部》

氣候嚴寒，相約於格鬥場
已來不及在最痛的時候死去
就此留下遺憾

然而我可以不斷打鬥
直到對手滿意
我可以複製一隻又一隻的太空猴
讓牠們成為觀眾當我走向你
我已準備好所有的武器
但我更寧願赤手空拳地擊垮你

第一條規定是不能談論
關於我們所規定的
所有的祕密都在針對我所仇恨的你
在你滿意之前，我要不斷向陌生人掀起戰事
使自己變得更強；在所有的
不治之症被療癒以前，我會輪番上陣
以不同的名字，愛你或不愛你

我的邪惡思想使我逼不得已建立起
龐大的組織在你周圍
監視我。第二條規定是不能談論
關於我們所規定的
無法一一向你解釋我這個人
和另一個人之間的不同，慾望是如此

私人並且野蠻的事
只能打一場決定勝負你懂嗎？

氣候嚴寒所有的太空猴都已飛入宇宙
只剩我們還在這裡相約於格鬥場
即使所有遺憾都如宿命
被推翻，仍要打鬥直到對手滿意

勇敢

——致《危險心靈》

我希望每當走過
那些陽光刺眼的早晨
都能想起你背對著小小的世界回頭
看著我們——
我們是假裝不知道的人們
對照於你的勇敢

告訴我，在翻越那片圍牆後
岔路的盡頭
你想找到什麼
是最後無法向人訴說的？

如同我會記得你說過，如果是
為了你好，就讓你安安靜靜地
漂流嗎？我記得你的眼淚
是因為害怕；你的笑
只因為天氣
好得不像真的

而你的十五歲卻在教室外面
走廊上惡靈退散
考卷上的題目關於怪獸
你回答以草葉和花朵——
原來，你是真的
除了快樂，真的沒有想要什麼啊

可是一開始的冒險，怎麼會
鬧成了革命？
一開始的喜歡
後來都希望變成愛
雖然有時候一想到這裡
你就無法自主地哭了起來

站在一個非常陡峭的懸崖邊
你望著草坪明亮
輕聲喚醒每一個熟睡中的人
從背光的地方走來

後來

——致《囧男孩》

怎麼可能是這樣呢？
怎麼可以是，這樣……
然而後來的發展就是這樣了
後來的我們站在一個更高的地方
從天空的視角看見
淡出的童年
像一個故事在霧裡移動
收容了所有的謊言

那時候我們都還不是快樂王子
雖然只有很少的人想愛
卻還是力不從心
想要加速通過每一個
無人聞問的三不管地帶
哪怕得搭乘龍捲風或穿越
滑水道一百遍，開往世界盡頭的巴士
已經啟程在單向道上不斷抵達
新的異次元，那些朝向遠方
而去的路途難免要心碎
難免好想按下快轉鍵

不過那都是後來的事了……

那都是在真正的敵人出現之前
我們需要卡達天王
需要一段旋律來打敗
所有的大人；不過那都是
在我們也變成大人之前的事了……

只是，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怎麼可以是，這樣……
推著我們前進的怎麼會是離別
而非時間；現實
而非想像力；推著我們長大的怎麼會是一
一個個從相信裡消失的鬼魂？

後來，我們和許多人失散然後重逢
後來那些沒有交待清楚的故事
都被我們藏在霧中
繼續移動；藏在一個堆滿雜物的房間
曾經什麼都沒有，後來
充滿了陪伴的痕跡

比你想的還

——致《計程車司機》

這原先很夢幻的城市，比你想的還
更像泡泡；路上隨時有人揮手
你就為她們停下來；為了自己，你必須
不斷前進，比你想的還，更為困難
就像愛人一樣；愛是政治正確的，但
比你想的還複雜；路上有人在販賣
過剩的身體，你也為她們停下來
為了讓別人不要像自己，總在熟悉的地方
感覺迷路，在所愛的身上
感覺不到愛；夜晚是如此俗豔且冷涼
被皮條客占據著；善良，比你想的還
更為不受歡迎，就像陌生人
她們搭車，她們付錢，她們離開，她們自此
消失不見，比你想的還要美，跟這座